

白  
華  
後  
稿

白華後稿卷之十六

南滙吳省欽沖之纂

男敬樞星宰  
敬沐起元 校字

策問 辨釋

乾隆五十八年會試策問

問春秋紀事右史職之孔子修春秋成於何年何月魯未修之春秋與孔子所修指證何在張晏以春秋萬八千字正司馬遷文成數萬之誤然此誤自遷始歟其字果足萬八千之數歟春秋傳五家其二何以微絕左邱明或云非魯論所稱或云左氏或云左邱氏或云先作外傳國語後作內傳或云非作國語之人當從何說公

羊立學何以獨生何以或謂與穀梁一姓穀梁名赤一名喜王應麟謂尙有一名何所依據孔子之經爲杜預散入左傳中隋志所載春秋經春秋正經何從刺取陸淳所校三傳差繆二百餘條何者尤甚非經文而三傳增入者何事程子之傳爲胡安國所本然訓元年爲體元訓獲麟爲紀瑞初非經旨又何以行之久遠我

皇上袞褒鉞貶義秉春秋近者

特頒功令用左傳取士而參取公穀衷論發微多士試以其授受興廢異同得失對

問言志以詩昭德象功以樂詩樂相將詩無不可入樂

歎頌詩之三百卽弦詩歌詩之三百歟孔子正樂雅頌  
得所樂正豈由詩正歟正小雅爲燕饗之樂正大雅爲  
朝會之樂三頌爲宗廟郊社之樂十五國風及變雅其  
亦入樂歟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樂與詩豈分爲二歟  
官縣軒縣判縣特縣其制何若其義何取人聲曰聲樂  
聲曰音班固樂志於宮中商章角觸徵祉羽宇各爲之  
說果有合歟國語以八音合五聲如金之尙羽石之尙  
角義旨安在咸池六英五莖大章蕭韶諸樂各有名義  
降及後代樂府燦然可約舉其槩歟古樂尙已朱子欲  
於今樂中去其噍殺促數之音考其律呂之正以養人

心之和是古樂不必強求而得令樂之正者非卽所以  
復古歟詩經全部乃有周之全樂吳繼仕所云其信然  
歟伏讀

御製詩聲振金玉如樂集成韶樂之論笙詩之章詩經  
樂譜之書廣大精微義蘊統舉多士弦誦有年洋洋盈  
耳矣盍以所得者復

問語曰學文曰博學於文文卽藝歟漢藝文志隋志何  
以曰經籍歟賦家楚辭家亦曰古文歟六朝綺靡駢體  
風行唐以辭賦表判等體爲時文何歟韓愈恥作俗下  
文字人多怪之抑有賞異之羽翼之編次之者歟歐陽

修之得韓文舊本何以甚難宋初古文家以何人爲始  
南宋之文朱子何以獨得其醇元潘昂霄舉韓文爲作  
文之例較茅坤並推八家孰是元之四家何以不及吳  
澄明初大家何以不及黃柳唐順之歸有光旣以時文  
名世矣其古文以何者爲得意其同時並稱者何人夫  
因文見道文人之言也以文載道聖人之言也我

皇上苟符道體淵運文思伏讀

御製文地負海涵舉聖賢訓示之旨制作之精融會貫  
通隨處湧現信所謂聖人之門難爲言也尙尊所聞以  
對

問士首四民貴端習尚德行道藝孝弟睦婣任卹之舉  
周制尙已漢初詔舉約有幾科利祿所趨其弊安在唐  
時進士最稱榮選乃溫卷濫於試前叩策弛於試日挾  
書標榜不已偵歟登科記所載進士歲舉少者數人多  
者六七十人或重試登第或覆試落第此外諸科皆不  
聞滋弊若此之甚豈進士較浮薄歟進士之濫自宋太  
宗始然有日未中而納卷者特命黜落以懲輕俊所試  
幾題所黜何人糊名之令易書之法三場分試之期定  
於何代夫主文者杜請託之風盛時則甚易應試者洗  
蹈襲之習雖盛世亦甚難歐陽修之請先試論策朱子

之議分年試五經說未及行事則有待我  
國家因革往制標經義之要歸於聲詩之  
至教懷挾代倩諸弊無不漸次掃除茲又  
特命鄉會試中式舉子通行覆試誠澄清士氣選拔真  
才之

至意也蓋言之無隱

問市糴之法始於管仲魏李悝或兼主富國或專主濟  
民其法孰善漢永平間作常平倉其後北齊富民倉唐  
社倉義倉立法各殊可一一考論歟貞元間詔京兆府  
於時價外加估和糴先給價值然後納貯一時民皆樂



輸乃白居易極論其失而以爲不如有司開場自糴其說安在宋之中葉有結糴寄糴俵糴均糴博糴兌糴括糴諸名目雖一時權宜爲軍餉邊儲之備其於民生日用果有實濟歟夫歲豐則取之以通民財歲歉則捐之以濟民食凡以裕民生籌邦計也乃自唐至宋多仰此以備邊儲其於古人立法本意合歟否歟我

皇上軫念黎元無微不至偶遇歉收卽

加恩減價平糶奸商不能居奇胥役不能舞弊官價減則市價平市價平則民食裕一舉備三善焉尙取有便於民者著之篇

乾隆五十七年江西鄉試策問

問結繩而後書契代興其訓若何用版用策大小何以不同刻石昉於何代石經初刻在漢靈帝何年熹平中何以再刻所刻七經書用何體樹在何地徙自何時唐宋時收其遺字刻其殘字者何人唐開成以九經刻石并孝經論語爾雅六十五萬二千五百五十二字計一百五十九卷今在西安碑洞當鄭覃奏請刻石時孰與同校後又孰爲覆校嘉靖間塌損後孰爲補刻小字於原碑之旁朱子論語注嘗引後蜀石經一條而非開成之本開成本閒有缺筆之字論者何以爲唐澤之遠今監本

九經如說知弟女強辟等字孟子皆作悅智悌汝疆譬  
非孟子多沿魏晉後傳寫之本而唐經皆據漢石經之  
驗歟我

皇上尊經好古既刻岳珂五經嘉惠藝林復

命廷臣以蔣衡繕進之十三經審勘考正刻石國子監  
俾聖賢經傳炳煥日星信古今來未有之盛事也多士  
盡敬陳之

問古右史記動是謂春秋於義何取孔子時止五十餘  
國其云百國春秋何故魯與晉楚春秋見者習者教者  
何人子史諸書非春秋而名春秋何故桓四年七年不

書秋冬十四年夏五不書月此例甚夥其說安在左氏  
左邱氏或謂二氏一人或謂一氏一人葉夢得司馬光  
之言孰當公穀二傳或謂出姜姓于穀梁氏或謂名赤  
或謂名俶或謂名喜其何以據漢武帝好公羊宣帝好  
穀梁若左氏立而復廢唐以左氏爲大經公穀爲小經  
又何以說杜預屈經以伸傳爲左氏功臣何休引緯以  
汨經爲公羊罪人范甯徹聖經詰衆傳傳穀梁之學爲  
最善夫三傳短長言人人殊惟朱子言左氏史學事詳  
而理差公穀經學理詳而事誤此誠誦習者之指南而  
三家之異同得失當指數一二焉我

皇上淵源孔思刑賞予奪一秉春秋多士伏案講求他日尙引經以決事也其各以見聞復

乾隆五十玖年浙江鄉試策問

問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也始謂內聖終謂外王敬授何以與恭異訓敬修何以與慎同箴言學必言敬說文何以从苟與支言學必言敬說文何以讀孝若爻學以致道何以反云道學性以具理何以又云性理論語三言心人心道心何以錯出在荀子孟子言良心知愛知敬何以流別爲陸氏王氏人貴學古至蒸民之注古訓其音義何以殊弟子始學文若保氏之教六藝其

名目何以異學至蹟矣統之在敬敬至微矣流之在謙謙諸爻皆近吉而吉象何以特占謙異文或作誨而誨訓何以迥別從來聖不自聖之懷祇此損之又損之學頌堯克讓咨禹不矜緝熙光明景爍豐美我

皇上與道同治與天同體畏

天法

祖勤民勤政之學積之以誠居之以敬曰惟欲至于萬年用能

福躋四得

勳集十全帝範之編未足云泰階之符未足上也諸生

涵泳道涯漸摩

聖化其敬陳母隱

問易先天後天首義與邵子殊干令升之先中後三天  
何指無極太極圖說與陳搏近陳子昂之太極生三五  
何据出震之章言右旋朱子何未詳觀否之筮言互體  
朱子何未取古有堯典無舜典言夏書不言虞書高元  
九族何云世數不及震澤三江何云吳越是環少師奔  
周何云微子蒲姑遷奄何云再叛詩當采獻何故以章  
句刪詩入樂歌何嘗以正變異逸詩在經傳者孔多補  
逸詩在晉後者亦夥春秋必據告文則梁亡陳亡豈來

告之辭必寓褒貶則僖二三年文四年同一不雨曷寓  
勤雨不憂雨之旨公羊謂嬰齊後兄若母以子貴非庶  
子厭降母服之經穀梁謂衛輒尊祖若獻以戎菽豈齊  
桓來獻戎捷之意昏序愆而女可奔男冠禮行而母可  
拜子蜡臘孰廣孰專盟詛孰大孰小辯殺辯酬何不从  
徧太廟太室何不从世

新令試士合用五經誠尊經厲學之

聖意也試陳義以復

問金石之文與史傳表裏泝於潛石柱山秦刻及會稽  
始皇刻石果秦篆歟漢堂邑令費鳳碑有二俱在湖州



黎儀何訓鳩鏞何義吳大帝刻字在石柱又云在石柱  
係出何嘗曹娥碑在上虞所稱絕妙好辭也魏武果嘗  
至其境歟典畧何以謂爲魏文事宋高宗御書石經刊  
石臨安其書全帙者幾經節書幾經章草幾經至洪景  
伯所刻漢石經遺字在越州治蓬萊閣者尙書魯詩儀  
禮公羊論語共若干字可具述歟三代以下石多金少  
然亦間有流傳漢侯鉦銘見於何書龍井鐵牌何時所  
製淨慈寺鐵鍋款貞明二年鑄當屬何代錢武肅王鏐  
金書鐵券所封何爵金塗塔見表忠譜其款云乙卯歲  
記當在後周之何年蕭山祇園寺舍利塔題名距錢氏

造金塗塔幾歲宋銅銖牌見孔行素至正直記鑄臨安府三字其行用又何若歟諸生殫心稽古備陳焉以覘所學

問上幣珠玉中幣黃金下幣刀布刀布之名何取函圓孔方制於何創外府泉府職於何守錢有兩面孰爲其背錢本足陌孰從而短三銖五銖七銖之利孰均當三當十直百直千之弊孰甚漢文唐元嘗弛盜鑄之令諫者何人貢禹師丹嘗有廢錢之請寢者何故鑄鐵之法以鐵十准銅六矣何以不能流通蓄銅之禁以熟銅一斤准生銅二斤矣何以不能阻止蓋私銷由銅貴私鑄

由錢貴若穿眼翦邊則以私銷供其私鑄而私鑄日多  
官鑄工質良私鑄工質劣若惜工減料則以官局近於  
私錢而官鑄或濫洪惟我

國家理大物博民物康阜新疆大定後鑄造普爾錢文  
俾資利用而廓爾喀

大功告成復又范銀爲錢永戢奸僞至雲貴四川等省  
小錢再三

申諭禁戢掃除復停止該省鼓鑄俾官局劣錢無由影  
射斯誠權衡酌劑之宜所以阜財求利器用也尙以所  
得著於篇

問衣食之源惟耕與織古之衣布麻蒯是資棉花本名吉貝昉於何代盛於何時間有私祀爲神者何氏桑類非一蠶種亦殊其有不以桑飼者何故種何以浴葉何以戾曲植籩筐之制何爲黼黻文章之名何屬原蠶之禁何以在馬質奉蠶之候何以曰歲單蠶享先蠶猶農享先農也祀事之稱爲先者有幾蠶神或以爲嫫祖或以爲苑窳婦人或以爲寓氏公主其以爲天駟爲馬頭孳者何故祭宜何月壇宜何向用牢若何用樂若何鞠衣之訓或曰黃桑或曰鞠塵或曰黃華天子所薦之先帝或以爲太皞之屬意者猶之元日祈穀歟今楚蜀齊

晉均產蠶桑而浙西三郡利甲海宇我

皇上勤卹宵衣準府州縣各建農壇之義於杭州省會  
秩祀先蠶

御書扁額報功妥靈蓋不但耕織陳圖光邀

天藻矣諸生其數典言之

乾隆六十年浙江鄉試策問

問今所行十三經曰傳曰箋曰解曰學何以通謂之注  
鄭康成注禮注詩何以互有異同詩禮而外其所注有  
散見者歟唐人經說之存於今者李鼎祚周易集解成  
伯瑜毛詩指說陸淳春秋纂例辨疑微旨而已孔穎達

作易書詩春秋左氏傳禮記正義而不及周禮儀禮何歟其孰補撰歟陸德明之釋文音義有舛漏者歟德明序錄特詳若唐儒學傳四十七人宋儒林傳六十七人其間孰濫孰遺可約爲指數歟漢博士所議園橋所聽虎觀所論唐集賢殿學士所講可指證歟集賢殿名本名麗正書院又何說歟宋時進講在於何殿其官何名舉其職者以何爲最唐御書經者何帝宋御書經者何宗夫經者聖人之心也聖吐辭爲經者也我

皇上歲御經筵以四子五經

諭示諸改復奉

御筆說經文百四十篇頒勒太學石經之首洵經天行地經學大昌之會也尚以誦習者陳之

問舍采合舞見於周官釋奠合樂詳於戴記先鄭謂舞者持芬香之采康成謂舍采卽釋菜貶損盛服以下其師其說然歟舍采卽夏小正之舍萌又何說歟立學訊醜皆舉釋奠四時亦並舉之其後何以祇重春秋二仲歟用丁抑有說歟月令旣言命樂正習舞釋菜矣文王世子又言釋菜不舞鄭注云釋菜禮輕釋奠則舞其所奠又何物歟先師之名其果尊於先聖歟官禮所載大胥樂正所掌天子帥公卿親往視之而已所謂天子至

乃命有司行事注謂視學觀禮者也三代以下親祭孔子者命太常命皇子釋奠者或臨幸太學觀行釋奠或再拜躬祀命官分獻其時代亦可具詳歟馮懷專饗之荅元齡升祀之議如水若鏡釋奠有文享聖酬功釋奠陳頌可類舉歟我

皇上尊

師典學六展上儀茲以時乘周甲之年復舉

親祀上丁之禮

宸製焜煌

慶恩溥獲諸生其敷陳聞見以抒頌美焉



問賦由田出禹貢各差九等鄭康成謂通率九州一井  
稅五夫說安在歟旬以治田侯以斥侯非丁糧所由昉  
歟東南賦額繁重僉謂明祖憾吳民爲張士誠固守因  
沒豪右私田徵以私額而經界推排之法孰作之偏歟  
發政施仁薄賦而已補助已責殆獨免所始歟獨謂之  
除亦謂之免有免積逋免貸種免本年年半租全租之異  
可舉證歟普免之政見於史籍者八帝其時或田制未  
定或天下未一或因水旱雖云普免名不副實能析言  
之歟普免潛糧尤史家所罕見如漢昭帝二年唐代宗  
八年曰減曰止曰轉果可稱普免歟洪惟我

朝定鼎之初卽定賦役則例

聖祖仁皇帝諭令永不加賦復經普免天下錢糧漕糧  
世宗憲皇帝元年大免直省逋賦七年至九年輪蠲各  
正供我

皇上湛恩汪濊普免錢糧者四普免漕糧者三偶遇偏  
災曲予賑貸又普免各逋不可以億萬萬計沐浴詠歌  
者蓋詳考以頌美

聖澤焉

問古文今文以字體言古文時文以文體言隸楷之不  
能變蝌蚪猶時文之不能變經史歟以古文爲時文其

果信歟豈變八股爲散行卽可謂古文歟時文之名始於何代以經書發題始於何時明文盛自成宏王唐以前傳者十餘家可槩舉歟守溪鶴灘荆川昆湖謂之王錢唐瞿四家去鶴灘而易方山又何故歟瞿薛旣祧易以歸胡歸胡晚遇後之推震川爲第一者自何人始歟嘉隆以還漸尙凌駕或近穠纖而其間名家接踵可指數歟江右四家首推千子吳中五雋首推維節陳大樽之論何以可抗千子錢吉士之文何以可追守溪能約舉其義歟文社之結不無伐異而黨同文定文待之選豈果信今而傳後行書何所取義魁卷何自刊頒我

皇上釐正文體

欽定四書文程式海內復以清真雅正時時

訓示枋文之臣卽多士亦知有趨向矣試言之

問五兵之用長短異宜兵自農分復分水陸漢有橫海  
伏波諸軍會稽郡置樓船守尉其可考歟錢武肅時防  
江以界南北耳防海何時特重歟我

國家九萬昇平海隅率俾

皇上德威丕振猶

諱識於文恬武嬉之習歲時簡閱至水師會哨

申禁尤嚴宜乎海波不驚商舶如鶩矣倭患之乘在明

中葉其衅何生其弭何術胡宗憲所倚者何人楊守陳所言雉猶之者其說安在草藮竄伏網戶飄揚非若勾串外番登岸剽掠之逆也而開洋駕駛商不勝盜何以預防而遠衛歟古弭盜之方有繡衣持斧斷斬郡國者有聽羣盜自相糾摘者捕盜之課有捕弗滿品二千石以下皆坐罪者有取獲賊多寡爲殿最者如沿海諸郡可仿行歟夫潮汐有盈虛風信有起止沙線有遷移島嶼有隱見浙省玉環黃巖等境毗連閩粵重洋乍澱下接江南商販往還宵資戢靖諸生生長海邦尙以所講求者陳之毋隱

辨諱

記曰生日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郭氏注爾雅  
歷引書詩春秋傳及蒼頡篇考妣延年之語駁之以謂  
非死生之異稱蓋爾雅父母考妣互稱如云父之考曰  
王父父之妣曰王母不云父之考妣曰王考王妣也古  
者咳而名冠而字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許  
氏慎泥卒哭而諱之女以論語稱鯉也死特設言而實  
未死後鄭已駁其非矣人子於父母之名生死皆諱故  
曰諱名不諱姓第其禮止於門內故曰入門問諱諱之  
爲言跪也隱也避也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謂死

則諱其名非謂死者必曰諱某生者必不名某也衛侯

名惡其大夫齊惡

鄭康成曲禮注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

石惡出奔晉二十九

年衛侯衍卒衛侯惡乃即位與石

惡不相干熊氏云石字誤當作名昭七年衛侯惡卒穀

梁傳云昭元年有衛齊惡今衛侯惡何謂君臣同名也據此則爲衛齊惡非石惡鄭誤也

春秋初尙

不相避記曰與君之諱同則稱字趙岐曰諱君父之名

而不諱姓漢宣帝元康二年詔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

而易諱也今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

此生而稱諱之證特其禁秦政始厲後之論者知人死

之稱不諱而不知人生之名可稱諱不大惑邪樊毅西

嶽廟碑云宏農大守樊君諱毅集古錄謂碑乃卽時所

立太守不宐生稱諱趙氏明誠謂漢石刻生而稱諱者甚衆不獨此碑箕子廟碑陰有論生人不宐稱諱者李氏紱謂生曰名死曰諱出自近俗不見典訓予故舉父母考妣互稱之實以正檀弓疏生不相諱卒哭乃有神諱之非作辨諱

辨狼

說文跟步行獵跋也跋躡跋也廣韻跟或作跣跋通作狼而說文無狼字後漢儒林傳狼狼折札之命注折簡而召不煩重命也潘岳西征賦亦狼狼而可愍注引文字集畧曰狼狼猶狼跋也孔叢子吾於狼狼見聖人之



志卽指狼跋之詩而言玉篇狼狼亦未嘗以狼爲獸  
惟蘇鶚演義旣引神異經云狼無前足又云狼狼屬前  
一足短不能自行附狼背而行若狼爲巨獸或人逐之  
而逸卽狼墜於地不能取濟狼从貝貝背也以附狼背  
遂从犬从貝集韻狼狼屬生子或欠一足二足者相附  
而行離則顛故猝遽謂之狼狼是狼之于狼猶駉驢之  
於蹇矣山海經爾雅多言狼不言狼六書正譌猝遽謂  
之狼蹇別作貝非蓋狼蹇卽狼跋周禮條狼氏注條當  
爲滌器之滌狼狼扈道上疏以謂狼扈猶之狼籍愚以  
謂猶之狼跋山卑而大曰扈後從曰扈橫行曰跋扈狼

以善顧聞不以善附他獸於背聞跟與跋其音互轉其  
文不改自俗書歧舛如牂柯爲牂牁胸忍爲胸臆狼跟  
爲狼狽甚且別爲釋猥而不思狼之貪猛斷不以負獸  
而行校獵者亦未見有狼背之獸也故原蘇氏演義之  
失而廣顧氏景星未盡之義爲著於篇

釋吳

古無姓吳者槃瓠衛吳將軍頭事出小說不足爲典據  
吳卽虞也史記吳世家贊以吳虞爲一古字多有添虎  
者如處作處乎作虜祖作榼彬作處皆是公羊傳定公  
四年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虞或本作吳石鼓文

有吳人注虞人也水經注吳山汧縣西古之汧山也國語所謂虞矣論衡曰帝舜姓虞箕伯直柄虞遂伯戲皆舜後顧炎武曰史記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是爲虞仲列爲諸侯然則仲雍爲吳仲雍而虞仲乃其曾孫武王封之虞之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論語所稱虞仲疑是吳仲之誤

史記趙世家吳芮內其女孟姚索隱曰古虞吳

音相近故舜後亦姓吳

吳越春秋太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

仲雍稱吳仲矣又曰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

西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上有虞城

水經注亦作虞

城虞城之書爲吳城猶吳仲之書爲虞仲也按吳之爲

文从口

五乎切音吾

不从口从矢

傾頤也音劍

不从天不從大并

不從吳姓郡爲本訓大言爲別訓說文吳姓也亦郡也

一曰大言也从矢口徐鍇曰大言故矢口以出聲詩不

吳不揚寫詩者改吳作吳又音胡化切謬甚沈括曰古

文變隸後益訛舛如云有口爲吳無口爲天吳从口从

吳

音振非天字也袁文曰筆談辨吳字从吳非从天也然

从吳亦非也蓋从口从夨夨卽大字義與吳同皆訓大聲楊慎曰吳从夨吳元濟時有小兒天上口之謠是熒惑亦不識字也方以智曰何承天以爲話當作吳从大口訛爲吳不知吳从口从夨亦人叩首話言之形何得復造吳字吳之爲吳猶角本有祿音而復造角字王伯厚詩考引說文作不吳不敖張子厚專主吳字之說升菴則云吳自吳吳自吳甚可笑也顧景星曰周頌不吳不敖史記作不虞不驚足見漢時虞吳同聲也邶詩碩人僕僕其从吳亦大意不知何時改吳作吳朱子詩註吳音話未之考也又曰越絕書以口爲姓承之以天三

國志吳薛綜對蜀張奉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當時已  
譌从天如人一口丕不十之類皆是也陳長發曰不吳  
不敖吳有胡化下快五乎三切而義同釋文引說文作  
吳而今本从矢口然則今說文吳字豈徐氏所改乎至  
於口下大及胡化切說本何承天其來已久徐氏謂今  
人寫詩之謬殊不可解又大言何須仄口不如口下大  
取義明捷也楊慎古音畧从何音樺作吳亦从陸晉話  
陳第古音考从徐音吾作吳殆一偏之見也是知吾吳  
之氏有从舜出者有从太伯出者虞氏亦復如之至鐘  
鼎字源載王子吳鼎作𠩺收敦作𠩺侈耳區甬作吳而

句吳之句猶之邾曰邾婁越曰於越皆以是發聲之辭  
吳越地近句卑句踐尤足爲句吳之證言六書氏族之  
學者果何所衷而得其當哉就其文姑以許氏斷

增上海喬淦玉繩覆校

白華後稿卷之十七

南滙吳省欽沖之篋

男

敬樞星宰  
敬沐起元

校字

解說原贊

一貫解

論語一貫之旨何氏於賜也章曰善有元事有會知其  
元則衆善舉故不待多學而一知之邢氏疏用一理以  
貫通之故不待多學參乎章邢疏貫統也我所行之道  
惟用一理以統天下萬事之理也忠謂盡中心恕謂忖  
已度物以忠恕一理統天下萬事之理更無他法也按  
說文貫穿也既穿曰貫錢貝用之此宋儒一屋散錢須



尋一個索子之說所自也雖然事有萬理卽有萬若以一理統萬事是文王於君臣父子國人不必分係以仁敬孝慈信而五事不必分係以肅又哲謀聖也聖誠而已矣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天下之動貞夫一一者不貳也不貳誠也誠之用在忠忠之用在恕強恕則終身可行而違道不遠于貢之學期自恕始曾子之學期自忠始大學言誠意言恕言誠而忠在其中恕亦在其中三省之一曰不忠不忠自無不恕然則一以貫之謂誠之統貫萬事而非謂一理之統萬事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彼

訓一爲純不若訓一爲誠之爲得也困勉錄首引夏九  
範曰一卽暗指忠恕又引張彥陵曰吾道一以貫之若  
添心字理字體用字便支離分夫子之忠恕學者之忠  
恕忠屬一恕屬貫亦支離李毅侯曰聖人所爲一者誠  
是也強恕則所以求誠也竊謂強恕非以求誠乃以求  
仁恕由忠出謂之忠恕猶言行必求敬信而信之至謂  
之忠信敬之至謂之篤敬也萬殊一本衆喙雷同試思  
以數之始言一與萬互對以理之本言一終屬虛懸是  
故多學而識謂學識乎萬事之理也吾道一以貫之謂  
吾之道以誠一貫乎萬事之理也理卽道也以一爲一

理是直曰吾理理以貫之吾道道以貫之也說之不可通者也宋儒言理多近晉人如太極如一貫恂悅支離多不得其歸宿夏氏以一爲忠恕而不知一非卽恕張氏以忠屬一李氏以一爲誠而其言又少依據若俞氏長城一貫解仍以不解解也仁敬孝慈信須自忠字透徹出來不止恕自忠出曾子特就門人所知者曉之故先忠後恕至無忠做恕不出之說與強恕之旨尤不合不復辨

說玷

今北方之俗室中累土如匡牀高二尺圍徑三面而闕

其當門者以處以寢以度物謂之曰坑讀若抗亦作炕  
或座間斲木如几而庫曰炕桌考之古坩之制達於上  
下房與堂與堂下皆有之或以土或以木內則大夫無  
秩膳七十而有閣大夫閣三士坩一閣在上以板坩在  
下以土此以別大夫士度食之禮而房故有坩也明堂  
位崇坩康圭康讀亢孔疏亢舉也受賓之圭舉於其上  
也觀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入而卽奠則坩在堂下可  
知惟在堂下故不得不爲稍崇旣夕禮設於東堂下  
南順齊於坩饌於其上此坩之在堂下者也大射儀卒  
管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坩之東南西面北上坐小射

正取公之決拾於東坫上小射正又坐取拾興贊設拾以筭退奠於坫上土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執以待於西坫南士喪禮牀第夷盤饌於西坫南熬黍稷各二有魚腊饌於西坫南士虞禮苴長五寸束之實於篚饌於西坫上此坫之在堂東西者也古人席地而坐鄉飲酒禮燕禮設篚以奠爵鄉射禮設豐以尊爵若兩君宴好則奠在兩楹之間坫之所在賓與主夾之論語有反坫明堂位反坫出尊凡物向內爲入向外爲出坫在尊南故曰出尊坫之爲言奠也高八寸足高二寸此坫之在堂中者也以上虔物奠物之坫惟房中者累土

爲之餘則爲之以木以便隨時移徙又爾雅坳謂之坳  
說文以屏訓坳筆談以屏爲反坳歷引汲冢書四阿反  
坳郊特牲臺門旅樹反坳以謂屏牆外向故曰反坳黃  
氏日抄亦謂反坳如今院司臺門內立牆之制管氏屏  
牆反向於外亦宮室之僭又恐其與宴好之義不相蒙  
遂謂古諸侯會同儀衛甚多故爲反向之室若今時行  
在所之駉驥院牛羊司者而楊氏慎謂今商賈之藏貨  
客旅之上宿皆曰店店必外向卽古反坳向外之遺予  
惟應劭崔豹皆曰店店所以置貨鬻之物也又曰店置  
也店从广从占坳从土从占有隱義固義據義與店

義差可通故綜趙氏宦光方氏以智陳氏玉璫祖范全氏祖望之說正賈氏以豐爲玷之非而爾雅疏以堂隅度物之玷當屏牆之玷又不可不審其誤也

說節送汪輝祖之官寧遠

歲柔兆敦牂壯月蕭山汪君輝祖以選人令湖南之寧遠將行哀其繼母王生母徐兩孺人請旌狀竝海內諸君子詩古文二十七卷曰雙節堂贈言者而乞予爲之言予惟王孺人之歸汪後徐孺人七年其歿也後十四年徐孺人年二十九而寡王孺人二十八而寡君以十一歲孤子重之以先世之累內訌外侮匪一朝夕兩孺

人拮据卒瘞督之以義方之教諸君子語之詳矣節之訓曰止曰斷制曰操曰檢天有春秋冬夏分至及立春立夏司啓立秋立冬司閉曰八節人一骨一節若苗若草亦有節易艮之象爲木爲堅多節許氏慎曰節竹約也節繫之竹竹繫之約約之猶束之云爾木之節錯于內竹之節繫於外彼中虛外直之體不有節以約之則脆而不足以韌偃而不足以挺人束身以禮禮之節漸凝其卒漸著特節乃行義之總名諡法好廉自克曰節近世致命遂志者多諡節旣嫁夫死守志曰節曰貞節未嫁守志曰貞其逮事舅姑曰節孝曰貞孝然唐以前



守志之婦曰貞不日節貞本女德節過于苦則傷刻薄人所不堪故曰苦節不可貞貞恒者幸而處其常貞節者不幸而值其變卽不幸中尤不幸而悔可以亡譬之孤生之竹抑塞磊砢風雪饕虐脫一節復衆一節而慈幹于是焉立孝荀子是焉成君以篤行力學淹經說通名家言成進士縮縣符異時逢 國大慶得偕請兩孺人贈號焉吾聞寧遠之山曰九疑有虞氏之所葬也二妃之淚漬竹斑如君憑弔而撫之知必有怒然于兩孺人之節之苦而終以著者乃不傷財不害民舉可以節之象筮之間尙有如春陵行所刺者乎無有也君往矣

竹實離離謂潁川之鳳凰來集於其上也可

周小濂改字肖濂說

古男女子生三月而命之名及冠笄而字之字與名配  
近世因姓配名雷同比比若濂谿周氏之搏摻於人也  
多矣說文無濂有濂唐處士孫強增定玉篇始有濂字  
云本作濂按濂訓黏考工記雖有深泥亦弗之濂也注  
濂鄭司農讀如黏謂泥不著幅是也一訓薄冰潘岳寡  
婦賦水濂濂以微凝是也一訓中絕小水其訓黏者與  
兼絲爲縑兼翼爲鶉兼目爲鰈以及鬣訓髮長彙訓久  
雨之訓爲近其訓薄訓絕者與濂之訓清訓儉訓稜訓

察爲近樓攻媿曰晁以道參記許氏說文有二云濂从水从兼唐本或作濂素問夏三月之病至陰不過十日陰陽交期在濂水楊上善曰濂水靜也七月水生時也然則從兼者亦古文廉字非兼并之兼也鑰按素問注濂水者七月也建申水生于申陰陽逆也唐本旣曰从廉則非無濂字也省欽以謂濂之字見於增定玉篇而以濂名谿殆自范栢年對宋明帝有臣居廉讓問之語元結因之名讓谿周子又因讓谿爲濂谿其書堂詩所云元子溪曰讓詩傳到于今吾樂蓋自足名濂以自箴是也蜀人稱細水及江水平緩處曰濂亦頗近交讓之義

如林黃中所稱谿之名濂猶次山三吾之唐晤語出於  
臆見其說猶未盡耳乃臨川李氏絨以溪出廬山周子  
創名爲濂蘇黃趙閱道諸和詩皆指其處而無一語及  
其故里宋史本傳謂周子營道故里有濂溪之名而因  
而名之是承伊洛淵源錄之誤而不知周子大儒里之  
人特因廬山濂溪之名以名其故居李氏好與朱子異  
同朱子書婺源縣周子通書板本云熹舊記先生行實  
采用黃太史詩序中語若以濂之爲字爲出於先生所  
自製以名廬阜之溪者其後得何君所記則濂溪實先  
生故里之本號又張敬夫記先生家譜載濂溪在營道

縣榮樂鄉石塘橋西近邵武鄒專官春陵歸言所見聞  
與何張合但溪在州西南十五里許其源委自爲上下  
保先生居下保其他又號爲樓田至字之爲濂疑出於  
元結七泉之遺俗專有辨說甚詳熹嘗爲九江林使君  
言之方將附其說以證黃序之失然則宋史本不悞而  
李氏悞也予門周藹聯別字小濂猶東坡小坡之例頃  
書來言濂濂相從與小義相犯今改肖濂子惟周子之  
濂卽廉輒摭其義訓與故實以報

原繆

說文繆桌十絜也絜者麻一耑之名一曰綢繆皆武彪

切凡違戾錯誤等訓許氏俱不之及惟以狂妄者之言爲謬別見言部穆禾也从禾耆聲耆細文水東流成文禾之深密之貌似之書穆卜史記作繆卜徐廣曰古書穆多作繆按禮序以昭繆註讀若穆公羊傳葬宋繆公釋文繆左氏作穆左氏內外傳周穆王史記作繆王秦本紀先作穆公後作繆公孟子秦魯二繆公皆卽穆公謚法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名與實爽曰繆皮日休曰秦繆公立夷吾以致晉室之亂謚繆爲宜其稱穆公者非也楊慎曰秦魯二公一則違蹇叔之諫速子車之殉一則尊子思而不知用以此見名實之爽至關

侯諡壯繆說者謂讀若穆與岳侯之諡武穆同禮部韻略繆繆分見屋韻類篇於秦魯二繆公作莫六切其從力弔切者則曰繆或作繆此正字通所云今姓繆讀若妙之自來也史申公傳有蘭陵繆生司馬貞曰繆亡救

反繆氏出蘭陵一音繆所謂繆生爲楚元王所禮也

漢書

楚王傳作穆生  
儒林傳作繆生黃潛曰鄧名世姓氏辨証有兩繆姓一

音穆宋繆公後一音謬秦繆公後竊意惡諡之繆止當施之何曾秦檜其餘諡繆者通作穆春秋時周有單穆子魯有叔孫穆子叔仲穆子公父穆伯鄭穆公有七子後曰七穆亦曰穆氏

宣四年傳襄公將去穆氏而立子良

亦安在其必出

宋繆秦繆之後者鄭樵氏族略以凶德爲氏者凡十而不及繆祇附見穆字下以諡爲氏之列是亦以繆之姓當作穆音郎瑛曰繆音義各有四穆音爲諡妙音爲姓綱繆爲事情紕繆爲背戾彼皮氏鄧氏之言未可爲典要也

遵義唐敬亭遺照贊

并序

圖爲敬亭四十四五歲令歛時作後乞養歸卒年五十  
四此出處志行之大者贊曰

桐之葉兮陰陰不如蕉之葉有心心之卷也材之箭也  
峯三十六兮泉丹砂不如蘭之采以膳也緊善之人而  
奪之速乎以啓爾後人而毋劬乎



壻上海喬淦玉繩覆校

白華後稿卷之十八

南滙吳省欽沖之篋

男

敬樞星宰  
敬沐起元

校字

書後 跋

書徐袖東所藏琴泉寺佛經殘葉後

唐時梓州有十二塔其惠義寺卽今琴泉寺寺塔以乾隆庚午六月燬三臺鄭大令得塔中妙法蓮華經第一卷殘葉係前蜀王錯書予於癸未冬見之錢擇石前輩所爲賦一詩乙未十二月歲試按梓從縣隸薛琮購得同時所出大集經四紙其筆法乃沈民則嫡祖梓之人遂有寶是墨者了酉春復得一紙與此本筆法皆近褚

虞當前蜀時扶佛曰獻佛牙錯以白籐笈子自隨寫經  
梓州遊幸所及福田利益鴻寶實多是紙不署錯名亦  
當屬蒲宗壽一流人物適見吾門劉純齋徐條甫談語  
未盡實爰書其後而歸之

書穆堂初稿狂簡解後

簡訓甚夥曰略曰省曰要曰易曰求曰選曰閱朱子以  
志大訓狂以略於事訓簡臨川李氏謂略於世累非略  
於事其說似矣至謂何氏引孔氏以簡訓大邢疏從之  
而五經義無以大釋簡者是殊不然書簡而廉訓簡大  
詩簡兮訓大降福簡簡訓多大奏鼓簡簡訓和大爾雅

丕丕簡簡大也趙氏注孟子亦云簡大也狂者進取大  
道而不得其正此卽孔氏狂者進取於大道妄作穿鑿  
以成文章之義也惟狂故大惟大故斐然有章行不顧  
言有待裁正故狂簡之簡不特非略於事并非略於世  
累也略於世累是子桑伯子之簡而於琴張曾皙之狂  
無與也簡抑有在義書曰簡在帝心爾雅存存萌萌在  
也郭曰萌萌未見所出釋文曰萌萌武耕反施云朋反  
字或作藹疏曰萌萌字書作藹說文作藹方氏以智曰  
藹藹卽萌萌通作藹藹夢夢儂儂賢賢憶子友段氏玉  
裁曰藹者藹之譌藹者藹之譌竹藹草門藹明且又去

心作萌玉篇系蔥於草部謂與蔥同或作萌廣韻系蔥於登音武登反與陳博士施乾音云朋反者相近今說文各本曰簡爾雅存存簡簡在也从心簡省聲讀若簡是萌萌卽簡簡簡卽簡簡也故系於丕丕簡簡之次也簡與萌展轉襲謬當東晉郭氏時已如此也其言精而核附著之以質讀爾雅者

書字林攷逸後

自劉子政次史籀以下十家於六藝之末謂之小學其全書多不存後世小學家皆祖後漢許氏說文晉弦令任城呂氏忱因其五百四十部撰字林七卷凡萬二千

八百二十四字宋揚州督護吳恭爲之音義自明字之  
科廢而忱書漸微今僅存者陸氏爾雅釋文所引已爾  
古書傳世易詭易脫今說文無冽字而詩大東正義引  
說文冽寒貌字从冰詩一之曰栗冽今文選嘯賦注引  
字林冽寒貌高唐賦注引字林冽寒風也是說文字林  
皆訓冽爲寒傳寫者增訓寒風而又誤从水也水經注  
湍水出綿鹿縣玉壘山呂忱云半浣水也下注江不知  
湍之以水名者出玉壘山而說文一曰手浣之也言物  
有微垢可以手浣特酈氏所見字林譌手浣之爲半浣  
水而酈氏又誤以半浣水釋注江之湍水也洩水出蜀

汶江微外从水我聲卽今魚通水發源章谷逕孔玉又  
逕魚通合打箭鑪水至瀘定橋曰瀘河至青谿化林營  
曰大渡河至洪雅縣曰銅河以其逕峨眉山西南故曰  
泝水水經注引字林所引說文作泝从水我聲而漢地  
里志曰泝水出蜀郡汶江縣微外以泝譌泝宜集韻之  
以泝附泝也泝水卽沫水說文泝沫竝見未爲得實幸  
鄭氏所見說文亦作泝不作泝泝之爲泝更爲易曉此  
可以正呂氏承襲漢志譌文之謬也說文無益字其謚  
字疑後人竄入故廣韻曰謚說文作謚而五經文字曰  
謚謚常利反上說文下字林字林以謚爲笑聲音呼益

反今用上字其曰常利反者明說文字林皆有謚皆訓行之迹也曰以謚爲笑聲者明字林別增謚字也曰今用上字者明唐時謚法之謚從說文不從字林作謚也玉篇謚謚謚並載以謚訓行之迹以謚訓同上又笑貌以謚訓說文謚不知說文無謚而以謚從謚實因呂氏而再誤今本說文謚謚並載謚法取增益之義當讀益聲不當從徐鉉讀今聲是古本說文與字林之並無謚字可由玉篇五經文字而決之也他如爾雅猊黏瓊機似茱萸出淮南驛白馬黑鬣狸伏獸似羆其子名隸元駒作駮駒駒駮北狄良馬非北方皆當据釋文補正釋



文大例於忱曰字林於靜曰呂有一條中二家竝採者如云獫字林力劍反呂力冉反良以靜爲忱弟一稱其書一稱其姓寓區別長幼之義子田於陸書呂作某音呂讀某反者概削不載區別甚精而不以自信故竝論之以見其學之勤而心之下求小學於六朝以上者不特爲呂氏之功臣抑亦許氏之書之所賴以益顯也夫書所作韋公墓表竝孔舍人所書傳誌銘後

爲人誌銘表件係毛舉梨州以謂俗文望溪表其祖教諭府君以謂處境順無由爲卓絕之行而官甚微士務科舉之學教之所及亦淺故不敢漫述於法過嚴於義

尙當也約軒請余表鐵夫先生墓以傳誌銘拓本相示  
再辭不獲昔劉知幾譏上林兩都諸賦馬班不當入傳  
洪景盧又以宋景文不載大寶箴爲非因取先生丈量  
議反覆節潤登之簡內竝以文體語我子弟如傳云安  
徽蕪湖人蕪湖之縣與景盧所稱臨安建昌之新城處  
吉之龍泉渭秀之華亭不同則安徽字可省云順治中  
舉進士官江西撫州推官攝宜黃縣事屢遷吏部郎中  
進士當曰成不當曰舉江西字可省撫州府之府不可  
省旣歷郎中則權攝州縣亦可省云以貢生知河南新  
鄭縣事宋制帶京職者曰知縣事否則曰令今制當曰

知縣皆義法之易知者其云治春秋補博士弟子員則  
誤以行狀晚年所輯啖趙諸說爲童子試習春秋事當  
之其云惇士風習民隱心目瞿瞿然則誤以行狀居新  
鄭喪心目瞿瞿爲教士時事當之至陳生以鄒誣王生  
而云介教授納贄此不可謂之贄也志係孔中翰繼凍  
書丹而署行聖公昭煥名或亦鉅公門下士代爲者耶

書所撰說壽說雍稿後

國家舉大典禮諸臣例以詩文冊進

省欽

初入翰林時

與弟

省蘭

應人之請如

四幸江浙

再幸天津輒

撰二三十冊匪第賣文自給也壬辰後奉使日多才思

亦日索惟已所誤進不敢假手于人茲遇

皇上八旬萬壽覺藻續乾坤信有如

御製重修 文廟碑記所稱舉江淮河濟以贊海吾知

其不知海舉嵩岱恒華以贊地吾知其不知地舉道德  
仁義以贊孔子有類于此者且不能復爲選體之文謹  
作說壽一首荷 褒賞大緞二疋幸且感感且愧矣

說之體始于易傳之說卦爾雅以釋名篇其義近是往  
在乙巳 辟雍成 上躬詣行禮省欽 誤進說雍仰

蒙鈐用

古稀天子之寶並載入太學志每觀對

上猶舉其名目自惟寡陋幸以詩賦通籍成進士後蒙  
恩三試第一一試第二右二說冀以謬附說經而  
筆力更苦不逮敬繕梓焉用仰誌廣勵人文之

至意云爾

徐袖東印譜跋

予於書甚拙間有應酬輒倩人代之宣城兔毫褐假者  
殊勝真也袖東委曲相難必強使畫而後已頃以所刻  
六石印見貽其平時爲他人作者甚夥出示榻本清嚴  
古質如對吾邱子行文三橋何雪漁於數百載之上時  
丁二希曾在座則曰是先子所口授指畫者希曾爲鈍

丁先生次子先生以丁刻石特偶然事世乃謂專用丁頭聞者當審諸

跋漢婁壽碑殘本

光化故漢隆鄧二縣地婁壽隆人字元考以熹平三年正月甲子卒年七十有八是碑趙氏謂是年是月立若洪氏謂立於熹平二年是生而卽立與碑文不合矣碑稱壽好學不厭優於春秋按詩三歲貫女魯詩貫作宦壽曰宦卽貫字春秋左氏僖十五年傳蛾析壽曰古蛾與蟻通漢石門頌慈虫弊狩壽曰義作斃獸孫叔敖碑收九罕之利壽曰罕澤字華嶽碑垂耀萬幹壽曰漢碑

齡皆作軫其於形聲訓詁之學孜孜若此此元儒先生之私諡所由也明黃省曾姬水以碑有布衣菜食椹樞甕牖語入貧士傳中特不之考耳都氏所見本二百九十二字僅闕一字秀水朱氏所見齊門顧氏所藏已非足本是刻多不可辨因錄其全文屬曹大令應錡重立於縣樓下

跋椒山先生遺囑底

此先生授命前一夕手蹟也每句以朱圈作讀無一筆輕率無一言之不近於道恍慨從容信所謂無求生以害仁者矣劇場演鳴鳳記以先生受刃時所歎飯糗之

紆直散聚第生脚高下然先生歿於纒首遺集不之及  
沈貞肅鍊青霞集載其孫請諡疏曰司寇坐繼盛詐傳  
親王令旨擬絞辟楊順路楷竄臣祖名入白蓮教寃以  
極刑正命雖同其實不可不辨竝考正之

增上海喬淦玉繩覆校